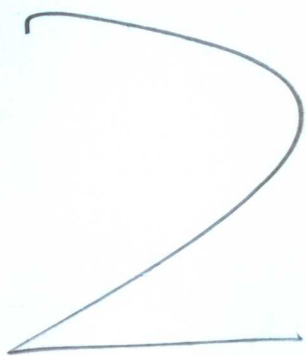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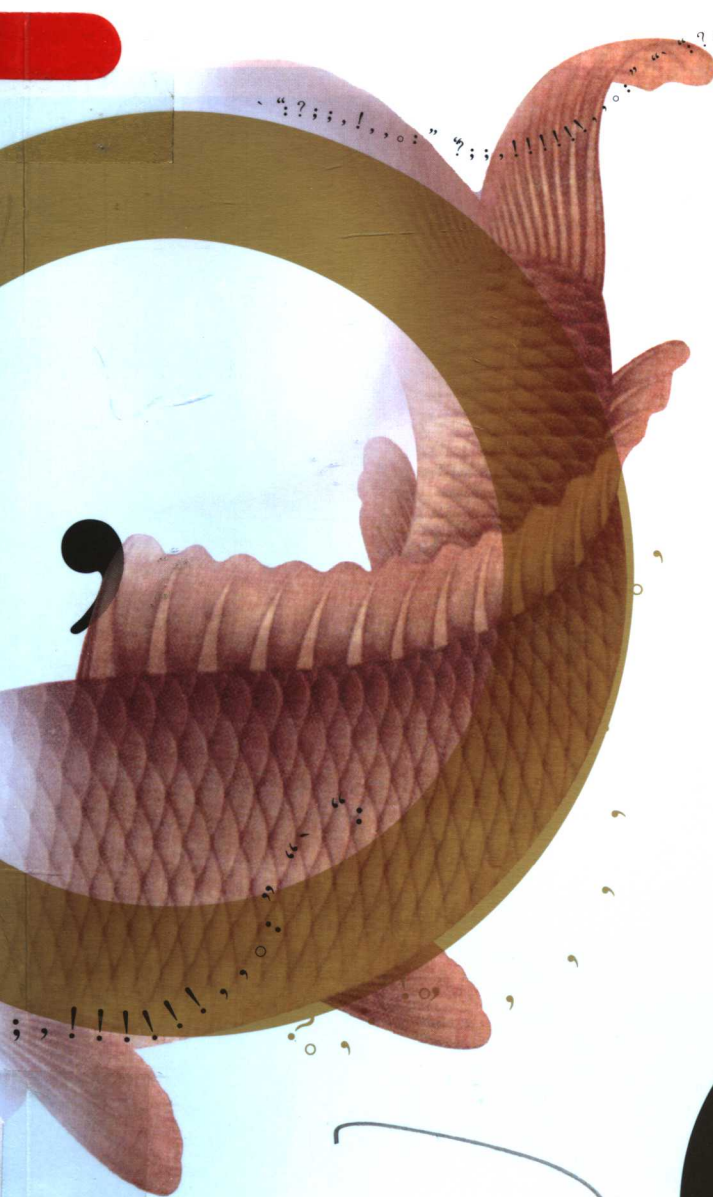


金奖小小说

“



杨晓敏 郭昕 主编

漓江出版社

金奖小小说

I247.8/115

2008

“

杨晓敏
郭昕 主编

漓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奖小小说/杨晓敏、郭昕主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7. 12

ISBN 978-7-5407-4001-6

I. 金… II. ①杨…②郭… III. 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81419号

金奖小小说

主 编 杨晓敏 郭 昕
责任编辑 庞俭克
美术编辑 罗 森
责任校对 徐 明 田 芳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李元君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3896171 010-85893190
传 真 0773-3896172 010-85800274
邮购热线 0773-3896171
电子信箱 ljcbbs@163.com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 制 北京密兴印刷厂
开 本 720×980 1/16
印 张 19. 25
字 数 346千字
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7 000册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4001-6
定 价 29. 8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小小说让郑州扬名（代序）

冯骥才

自从发起“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”，我已无暇小说创作。当下，全球的人类都处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中。在这个转变中，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。这期间，在中国曾经出现了疯狂地扫荡自己的文明的时期，它的最大破坏性在于让我们对自己的文明充满轻蔑感。我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入人类的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。这时候，我们原有的农村文明架构下的一切文化迅速消逝，我们中国文化的基因，我们文化的根，我们文化的家园，我们给人类文化所贡献的多样性正在眼前急骤流失。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，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——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最具时代性的挑战。也有一种精神上的无奈。

然而在被毁坏的废墟上，同样也催醒了强烈的自觉的保护抢救意识，也开始着对当代文化的创造性构建。因为不这样做，我们无法向后人交代，后人会说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无能无知，没有骨气。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，我每年都要来河南两三次，今年更是十多次。来的主要目的是到中原农村考察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状况。由于河南是块充满神奇而又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土地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许多项目的重点都放在了河南。去年已启动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等多个保护项目，今年准备把全国陶瓷调查重点放在河南，因为宋代五大名窑的三个窑址都在河南。在全国的县级民间文化遗产普查中，河南110多个县每个县都在编一部民俗志。河南太有代表性了，很有文化底蕴，是黄河文明的代表。河南作为文化大省不仅体现在它有深厚的文化积累、浓厚的文化信息、文化记忆上，更在于它在当代文化重构中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。这就要提到小小说——中国的小小说，郑州的小小说。

郑州小小说是中国文学的事情，全国的很多作家都是从写小小说入门的。

小小说传播的速度很快，现在正突飞猛进。百花园杂志社通过20多年的努力，把原来的小小说现象，做成了小小说事业。20多年以前，在我们的文学领域里还没有小小说这种文体。我记得一开始有很多的名称，如微型小说、短小说等。那时我还从美国“借”了一个名称，叫“口袋小说”，还办过这么一个刊物。但小小说能够生存到今天这种局面，而且最后为这种文体正名为“小小说”，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好的条件，应该用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来概括。“天时”指的是，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，是一个想象自由的时代，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，我们可以任意地创造我们想象的审美的形式。“地利”呢，我觉得跟中原这块土地分不开，这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腹地，站在中原这块地方，往哪儿看都行，目光向来是四面八方的，所以，中原人才有这样的气魄。那么说“人和”，主要是指两点：一是指百花园杂志社，20多年来他们是一个很团结的群体，因为他们的敬业，因为他们的富有激情和创意，所以今天才能把小小说做到这样一个地步。大家都看到了昨晚的盛大颁奖晚会，非常成功。成功圆满的背后是在这个文化大省的省、市政府的支持下，小小说也让郑州名扬天下。二是据相关资料了解到，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小小说写作者，这么庞大和谐的一支队伍在为小小说而疯狂，我们的的小小说事业才有了今天的兴盛。所以，我希望我们要占尽天时地利的风光，把小小说这个中国文学的名胜，永远留在河南。

中外有很多小说名篇，就是小小说。像欧·亨利、契诃夫的很多作品都是小小说佳作。但当时没有小小说这个词汇。这个词汇，我觉得应该是在郑州百花园杂志社的大力倡导和规范后确立的。小小说凭什么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体？它在审美上有怎样的规律？我总结有以下五点：一是小中见大。主要是针对小小说的思想艺术而言，虽然篇幅不长，却总有一个很深刻的思想，或博大，或深远。总之，显示着不同的内涵。二是巧思。不仅仅是指巧妙的结构，而且指小说中作者的思考，如何把小说写得绝妙、好看，从中显示作家的智慧。三是有一个意外的结尾。就是读者没想到的结局，把读者放在想象的空间。交给读者想象的空间有多大，小小说的创作空间就有多大。这其实是小小说创作的篇幅延伸性。四是细节。这是小小说的血肉。没有“自己发现的细节”，小小说的价值就少了许多。五是惜墨如金。要像唐代散文、绝句，尽量用最少的字表达丰富的意思。汉语方块字的写作，一字多义，在小小说这么短的篇幅中，用字的讲究，也是文体特色的一大体现。小小说只有形成自身的特点，它才会有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和评价系统。我现在看一些小小说作品，确

实很佩服这些作者的才情，作品体现出了很深的思想性和对生活的敏感。晓敏主编将小小说定位为“平民艺术”。下一步小小说应该如何走？我想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文本上进行更多的实验？我觉得只有进行了文本上的实验，才有可能产生更多姿多彩的小小说的形态，丰富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力。

郑州小小说现在的综合性体系已经形成。首先它有刊物，有选载版，有原创版和成熟的办刊理念，还有学会，有培训班，有网站，有小小说的多种奖项的设置，当然还有“小小说节”。近两届，中国小说学会每年都要推出一个小小说排行榜。我认为中国的小说大厦，是靠四个柱子支撑起来的，一个是长篇的柱子，一个是中篇的柱子，一个是短篇的柱子，一个就是小小说的柱子。小小说这个柱子是不是坚实，是不是有力，还需要大家进一步地努力。

目 录

小小说让郑州 扬名(代序)	冯骥才 / (1)	扶贫经历	王奎山 / (40)
最后一颗子弹	奚同发 / (1)	同 学	邓洪卫 / (42)
伊人寂寞	陈 毓 / (3)	童神掌	曹德权 / (44)
独腿人生	罗伟章 / (5)	先 生	魏永贵 / (46)
我的大学	侯德云 / (7)	警 铃	丁新生 / (48)
谁先看见村庄	黄建国 / (10)	头 羊	申 平 / (50)
霸王别姬	孙方友 / (12)	活着的手艺	王 往 / (52)
刀马旦	周海亮 / (14)	偶 然	王奎山 / (54)
一根鱼刺	吕啸天 / (16)	诗 祭	陈 敏 / (56)
身后的眼睛	曾 平 / (18)	山上山下	包利民 / (58)
甘小草的竹竿	邓洪卫 / (20)	中国算盘	司玉笙 / (59)
百花凋零	滕 刚 / (22)	真爱是佛	闵凡利 / (61)
关键词	蔡 楠 / (25)	拾荒者	罗伟章 / (63)
偷 盐	相裕亭 / (27)	黍地里的秘密	修祥明 / (65)
一次失败的劫持	安 勇 / (29)	在亲爱的人与 一头猪之间	王奎山 / (68)
一车救灾煤	乔 迁 / (31)	刨 树	赵文辉 / (70)
青衣花旦	海 飞 / (32)	民工看球	曾 颖 / (72)
索 当	聂鑫森 / (34)	绝 唱	滕 刚 / (74)
命系悬壶	陈源斌 / (36)	木匠李直	海 飞 / (76)
武侠梦	申永霞 / (38)	一尊获奖塑像的 诞生	马 丁 / (78)

雨中的祖父	牧 毫 / (80)	上士还乡	齐 闯 / (148)
荒	非 鱼 / (82)	伤心的天空	王明新 / (150)
锄禾日当午	乔 迁 / (84)	玉米的馨香	邢庆杰 / (152)
土 烟	胡 炎 / (86)	最后一次过渡	黄华明 / (154)
砷 米	刘黎莹 / (89)	暖 雪	傅昌尧 / (156)
遭遇男子汉	刘建超 / (91)	一条鱼	李世民 / (158)
忙 年	相裕亭 / (93)	鞋	阎耀明 / (160)
幸福倒计时	李世民 / (96)	丑 鸟	石 鸣 / (162)
浪迹江湖三题	宗利华 / (98)	15岁的冬天	于心亮 / (163)
青岛啊,青岛	刘兆亮 / (107)	初 春	王坤泽 / (165)
下坡或者上坡	侯德云 / (109)	视 察	林荣芝 / (166)
心 事	王琼华 / (111)	秋 红	聂兰锋 / (168)
一条短裙	张春燕 / (114)	个人履历表	滕 刚 / (170)
妈 嫂	黄自林 / (116)	离 婚	邓洪卫 / (177)
进城的路	孙明华 / (117)	雪 祭	陈力娇 / (179)
开往春天的地铁	潘 格 / (119)	神箭手	朱雅娟 / (181)
摆渡老人	叶大春 / (121)	头条新闻	周 波 / (183)
热 闹	李利君 / (122)	缘 分	邓石岭 / (185)
一次事先张扬的		失去记忆的日子	陈 敏 / (186)
整顿会议	马 丁 / (124)	别墅的力量	范子平 / (189)
小城画师	相裕亭 / (126)	风 格	徐 岩 / (190)
采山珍的人	杨学利 / (128)	旦 角	江 岸 / (193)
山 魂	陈茂智 / (131)	庄保四寻妻	邓洪卫 / (195)
冠军与亚军	莫小米 / (132)	斗 鸡	易 凡 / (198)
观摩课	李子胜 / (134)	老 酒	傅昌尧 / (200)
滑一刀	刘建超 / (136)	年 集	赵 新 / (203)
正月的婆娘	巴尔汉 / (138)	正步走	秦德龙 / (205)
一只羊其实怎样	杨瑞霞 / (139)	嫁的理由	陈永林 / (207)
知己话	赵 新 / (141)	诱 杀	朱耀华 / (209)
开门书记	董陆明 / (144)	当一回县长	朱占强 / (211)
春天的故事	珠 晶 / (146)	小 芳	郑洪杰 / (212)

冰 湖	陈彦斌 / (214)	洗 澡	曾 平 / (286)
身份证是个大问题	宗利华 / (216)	头牌张天辈	红 酒 / (288)
母亲的心	潘 格 / (218)	醉 酒	刘靖安 / (290)
表 弟	戴 涛 / (221)	滴水的声音	戴 燕 / (292)
遥远的村路	魏永贵 / (223)	猎 豹	申 平 / (294)
女儿湖	马金章 / (225)	报 案	赵 新 / (296)
湖桥绝唱	李培俊 / (227)	黄 昏	陈彦斌 / (298)
虹	陈 敏 / (230)		
我们唱着东方红	杨轻抒 / (232)		
状元街	刘国芳 / (234)		
被收藏的爱情	朱耀华 / (236)		
惭 愧	一 冰 / (238)		
我想听听你唱歌	刘卫平 / (240)		
离婚女人	邓洪卫 / (242)		
石泥鳅	张国平 / (245)		
命 运	尹全生 / (247)		
头汤面	邵孤城 / (254)		
被 子	刘建超 / (257)		
井	宗利华 / (259)		
你的笑容永远灿烂	傅昌尧 / (261)		
酒 鬼	刘 璟 / (263)		
领 悟	潘 格 / (265)		
世 仇	尹全生 / (268)		
幸福的猪肘子	侯德云 / (270)		
籽 言	伍中正 / (272)		
会直立行走的庄庄	庄 学 / (274)		
月 食	王 往 / (276)		
守门员	张国平 / (278)		
对面的女孩	梁 丰 / (280)		
王得光最后的要求	魏永贵 / (282)		
谁怕谁	范子平 / (284)		

最后一颗子弹

奚同发

谁也没想到，高大而茂密的林子间竟然有那么一片绿草如茵的空地。刑警吴一枪就是在那片林子里与最后一名歹徒狭路相逢的。这之前，吴一枪已追赶逃犯一整晚了。那里树密山高，与战友已失去联系的他只能孤军作战。

黎明时分林子间还缭绕着一团团带状的雾气，相距不足百米歇息的两人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。逃犯起身就跑，吴一枪则抢先对天空鸣枪，警告对方“站住”。吴一枪心里明白，刚才自己打的那一枪，是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。

这个犯罪团伙的小头目浑身一个战栗，随着吴一枪的喝令立即钉在林子间那片空地的中央，却并没有按吴一枪的命令把枪扔掉，而是发出一阵哈哈的大笑声。吴一枪心里一惊，看着歹徒慢慢地转过身来与他相对而视，并用手中的枪对准他。歹徒脸上挂着绝处逢生的笑容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枪神，可惜你没子弹了……”

吴一枪不动声色，只是用枪精确地指向对方。别说只有20米左右这么近的距离，凭手中这支用了几年的六四式手枪，只要在50米以内任何点上，吴一枪都可以毫无疑问地撂倒对方。要不怎么是吴一枪呢！他是有名的神枪手，不仅在公安内部，就连罪犯们都称他“枪神”。谁要是与他遭遇，一般是不敢对射的。

吴一枪望着对方有些慌乱的眼神，轻声说：“你很清楚，我们两人此时枪里都只剩最后一颗子弹……那么，让我们较量一下枪的准头吧！”

“嘿嘿嘿……不可能！我计算了你的子弹。你昨晚四次对天鸣枪，两次开枪打伤我的兄弟。刚才是你第七次鸣枪，也是你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。嘿嘿嘿……没想到吧，枪神今天要死在我的手里啦……”歹徒虽然满脸狰狞，却流露出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心虚。这没有逃过吴一枪敏锐的眼神。

“是吗？那么，我们来数一二三开枪。”吴一枪轻松而镇定地说。他的右臂有力而笔直地举着，黑洞洞的7.62毫米枪口坚定地指向对方。

歹徒身子向后一倾，说：“不可能！别骗人啦……你的枪里根本没有子弹……”

“放下武器！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。否则，你，将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

个被现场击毙的罪犯！”吴一枪的脸上写满了自信，一字一顿清晰地说。

这一点几乎众所周知：因为百发百中，吴一枪追捕逃犯时一般只枪击对方的手腕、腿或其他并不致命的部位。这句话刚出口，吴一枪感到对方全身打了一个激灵。

歹徒紧盯着吴一枪，慢慢地抬起有些发抖的左手，双手握紧那支沾着泥草晨露的手枪，他似乎看到吴一枪眼里另一个人举枪的影子。

吴一枪纹丝不动，只是双眼匕首般刺向对方。此时，他把全身的力量都贯注在自己那双并不算大的眼睛上。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公安，平时训练要“准”，实战则要“快”，这是一条铁律，必须出枪快、发射快。对射时，聚精会神，枪人合一。而这些对于吴一枪来说，是有过血的教训的。那次缉毒战，因为心里想着身后有记者，就想把枪打得漂亮一些，动作也潇洒一些，在甩手射中屋顶一名歹徒的小腿的同时，稍一迟疑，比右侧窗口的另一逃犯开枪晚了一瞬，对方枪响之后，一位老刑警为掩护他而中弹扑倒在他的肩头……

“二……”声音洪亮、坚定而自信地穿透林间，一名警察与一个逃犯共同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。

在以往的刑警生涯中，吴一枪曾遇到过各种情形，像今天这样还是头一次。他记住歹徒昨夜慌乱中开枪的次数，可以准确地断定对方枪中只剩最后一颗子弹，而自己却没了子弹。如此近的距离，就形成了一种空前的赌局，是赌就有赢有输，他赢得起，当然也输得起。没了后路的吴一枪特别地想把射击动作做得完美一些。上一次因为追求完美和动作漂亮让同事献出了生命，现在，他还是希望自己在歹徒面前能够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绝唱……

吴一枪嘴角挂着微笑——就让这不易察觉的微笑永远留存在自己的脸上吧。同时，他注意到，对方枪口明显地虚晃了一下，额头浸出一层亮闪闪的白色，一粒汗珠清晰地从鬓角先慢后加速地滑过脸颊。

“三！”吴一枪在身后的一束阳光突然射向林间空地的一刹那，斩钉截铁地大喝一声，就像刚才命令对方“站住”那样威严有力，声震长空。

“叭……”枪声清脆地回响在林间山谷。

歹徒匍匐向前一头栽倒……

子弹一声呼啸从吴一枪的头顶飞过——在吴一枪发出“三”的同时，歹徒全身披着迎面而来的阳光，竟然再次打了一个激灵，扣动扳机后，子弹打飞了。

吴一枪迅速跃向对方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铐住对方的双手。令他吃惊

的是，对方竟没有任何反应。用手枪拨过歹徒那沾着草屑露水的脸来，吴一枪才发现，歹徒已没了呼吸。

事后法医检查发现，歹徒因过度紧张造成大脑和心脏缺血，病变的心脏收缩得像石块一样坚硬，苦胆也迸裂了……

伊人寂寞

陈 毓

是那场突然降临的死亡出卖了她。

灾难降临以前，她是一个不久就要当妈妈的女人。那时她的妊娠反应已经过去，对食物的热爱回到她心里，睡眠也回到她的眼睛里，她看上去很强健，有旺盛的精力。生活很好，即使她的肚子高高地隆起来，腰身的粗壮使她原来的衣服不再适合她，但是春天的到来却使她很容易打扮自己，她穿着宽松舒适的孕妇裙，看上去是那样地闲适自在。

是一个周末，她要去郊区镇子上看望一位女友。女友在电话里不止一次跟她描述小镇油菜花开的样子，麦苗青青菜花黄，那情景她是熟悉的，只是好多年没看见了。现在，怀孕使她从容起来，那就去看看吧。

她拒绝了丈夫的陪同，她说，离产期还早呢，没那么金贵，一个人去得了。她心疼上夜班的丈夫，就靠白天的睡眠补精神，她不能叫他缺觉。

丈夫送她出门，随手理了理她耳边的头发，使她的头发更整齐些。

他陪她走到巷子口，那里有一路公共汽车，可以载她去女友所在的小镇。他看着她上了公共汽车，他们相互挥手道别后，他就回家了。他睡觉。他的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，一个完整的夜班的确使他疲劳。他的睡眠一片黑暗，那里很少有梦。

他不知道有什么正在他安睡时发生。那辆公交车——载着他妻子和将要出生孩子的车——被一辆迎面而来的车撞到了路基下。他的妻子和他未来的孩子就在那一瞬间永远地弃他而去了。

他在医院里看见他们，准确点说，是看见他的妻子，他妻子的尸体。

跟他谈判的是医生。医生说，她死了，在撞车的一瞬就死了，她撞坏了大

脑，她没有痛苦。医生替他揭开那块白布，他看见她的脸，她的身子。她的身子和脸都是完好的，区别是它们现在看上去僵僵的，没了血色。他仔细地看她，他看见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那里没有恐惧，只有吃惊，像是看见什么叫她不明白的事情在眼前发生。从前他惹她生气时她多半就是那表情，吃惊无辜地看着他，看得他心软，把所有的过错自觉承担下来，不管事情的起因怪不怪自己，他都甘心。现在，那样的目光再次看着他，他立即就有了要承担什么义务的准备。可这一次，他能承担什么呢？

我们医院想买你妻子的身体，当然，这得你肯成全。医生在说话，在对他

说。

等他终于明白医生的意思，他的直觉反应就是把自己善于操持钢铁的拳头砸在医生脸上，但他控制了自己。他虽然活得粗糙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少教养。

我们很想把你妻子的身体留在这里，你不知道，这对医学研究，有多高的价值。医生更加小心地寻找字眼儿，生怕伤害了那做丈夫的情感。

谈判是艰难的。一方是刚刚痛失亲人的丈夫，一方是对科学秉承严谨态度的医生。

总之这桩谈判最后定下来了。那丈夫终因那笔他不再有力气拒绝的金钱放弃了他的坚持；而医生，一个视人体研究如同生命的人得到了那具人体：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年轻女人的健康完整的身体。

据说，那个女人的身体用了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，被栩栩如生地保存下来。

我是在一次名为“人体奥秘”的展览里见到她的。于我，那是众多参观者中的一个参观者，一次不明就里就走进去的观看。讲解的先生一再说，一定进去看看，这里有中国仅此一家的珍藏。讲解先生说的“仅此一家的珍藏”指的就是那个怀孕六个月的女人的身体，她在这里有一个名字：“惊鸿”。那是一个很诗意的名字，但在这里我看不见诗意，也因此怀疑，那不是她的本名。

讲解先生说了她的来历，她现在的身价，那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只因为，她的遭遇的偶然性导致了她身体的科学研究价值的珍贵。

时光过去了二十年（这也是讲解先生告诉的），她依旧保持着二十年前那一瞬发生时的表情。让她“永恒”的技术的确高超，她站在那里样子大方而周正，大睁的吃惊的眼睛叫她的表情看上去无辜而年轻。她的双乳饱满坚挺，鼓荡着生命力，她四肢和腹部的肌肉纹理结实有韵味，她孕育和护佑婴孩的那

个地方现在像一面永远敞开的窗，向遇见她的每一双眼睛打开她身体内的秘密：她是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女人，你看她的宝宝多健康，仿佛随时都会在她的子宫里伸个懒腰踢一下腿似的。

我回到展览馆外，九月海滨的阳光明亮清润，空气里有青草的浓香气。我使劲摇了摇头，想摇落那女人留在我记忆里的目光。可是摇不掉。

我再回头，看见明亮的阳光使展览馆待在黑影里。

那里，藏着科学的凉意。

独腿人生

罗伟章

应朋友之约，去他家议事。这是我第一次上他家去。朋友住在城南一幢别墅里。别墅是为有私车的人准备的，因此与世俗的闹市区总保持一段距离。我没有私车，只得乘公交车去。下车之后，要到朋友的别墅，若步行，紧走慢赶，至少也要40分钟。眼看约定的时间就快到了，我顺手招了一辆人力三轮车。

朋友体谅我的窘迫，事先在电话中告知：若坐三轮，只需3元。为保险起见，我上车前还是问了价。“5元。”车夫说。我当然不会坐，可四周就只有这辆三轮车。车夫见我犹豫，开导我说：“总比坐出租合算吧，出租车起价就是6元呢。”这个账我当然会算，可5元再加1元，就是3元的两倍，这个账我同样会算。我举目张望，希望再有一辆三轮车来。车夫说：“上来吧，就收你3元。”这样，我高高兴兴地坐了上去。

车夫一面蹬车，一面以柔和的语气对我说：“我要5元其实没多收你的。”我说：“人家已经告诉我，只要3元呢。”他说，那是因为你下公交车下错了地方，如果在前一个站，就只收3元。随后，他立即补充道：“当然我还是收你3元，已经说好的价，就不会变。我是说，你以后来这里，就在前一站下车。”他说得这般诚恳，话语里透着关切，使我情不自禁地看了看他。他穿着这座城市经营人力三轮车的人统一的黄马甲，剪得齐齐整整的头发已经花白了，至少有55岁的年纪。

车行一小段路程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，上好的马路，车身却微微颠簸，不像坐其他人的三轮车那么平稳，而且，车轮不是滑行向前，而是向前一冲，片刻的停顿之后，再向前一冲。我正觉奇怪，突然发现蹬车的人只有一条腿！

他失去的是右腿。一截黄黄的裤管，挽一个疙瘩，悬在空中，随车轮向前“冲”的频率前后晃荡着。他的左腿用力地蹬着踏板，为了让车走得快一些，臀部时时脱离坐垫，身子向左倾斜，以便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左腿上。

我猛然间觉得很不是滋味，眼光直直地瞪着他的断腿，瞪着悬在空中前后摇摆的那截黄黄的裤管。我觉得我很不人道，甚至卑鄙。我刚三十出头，有一百三十多斤的体重，体魄强壮，而他比我大二十多岁，身体精瘦，且只有一条腿，从他左腿并不肥大的裤管随风飘动的情形，我猜想他唯一的好腿一定瘦得可怜。然而，我却大模大样地坐在车上，让他用独腿带我前行。我的喉咙有些发干，心胸里被一种奇怪的惆怅甚至悲凉的情绪纠缠着，笼罩着。我想对他说：“不要再蹬了，我走路去。”我当然会一分不少地给他钱，可我又生怕被他误解，同时，我也怕自己的做法显得矫情，玷污了一种圣洁的东西。

前面是一带缓坡，我说：“这里不好骑，我下车，我们把车推过去。”他急忙制止：“没关系没关系，这点坡都骑不上去，我咋个挣生活啊？”言毕，快乐地笑了两声，身子便弓了起来，加快了蹬踏的频率。车子遇到坡度，便倔强地不肯前行，甚至有后退的趋势。他的独腿顽强地与后退的力量抗争着，车轮发出“吱吱”的尖叫，车身摇摇晃晃，极不情愿地向前扭动。我甚至觉得这车也是鄙夷我的！它是在痛恨我不怜惜它的主人，才这般固执的吗？车夫黝黑的后颈上高高绷起一股筋来，头使劲地向前耸，我想他的脸一定是紫红的，他被单薄的衣服包裹起来的肋骨，一定根根可数。他是在跟自己较劲，与命运抗争！

坡总算爬上去了，车夫重浊地喘着气。不知怎么，我心里的惆怅和悲凉竟然无影踪。我在为他高兴，并暗暗受着鼓舞。在我面前的，无疑是一个强者，他把路扔在了后面，把坡扔在了后面，为自己“挣”来了坦荡而快乐的生活。

待他喘息稍定，我说：“你真不容易啊！”

他自豪地说：“这算啥呢！今年初，我一口气蹬过八十多里，而且带的是两个人！”

我问怎么走那么远？

他说：“有两个韩国人来成都，想坐人力车沿二环路走一趟，看看成都的风景。别人的车他们不坐，偏要坐我的车。他们一定以为我会半路出丑的，没

想到，嘿，我这条独腿为咱们成都人争了气，为中国人争了气！”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既心酸，又豪迈，是那种近乎悲壮的情感。

车夫又说：“下了车，那两个韩国人流了眼泪，说的什么话我不懂，但我想，他们一定不会说我是孬种。”

不由自主地，我又看着他的那条断腿。我很想打听一下他的那条腿是怎么失去的，可终于没有问。事实上，这已经无关紧要了。他已经断了一条腿，而那条独腿支撑起了他的人生和尊严，这就足够了。我想，如果那条断腿也有在天之灵，它一定会为它的左腿兄弟感到骄傲，一定会为它的主人感到自豪。

离别墅大门百十米远的距离，车夫突然刹了车。“你下来吧。”他说。

我下了车，给他5元钱。

他坚决不收，“讲好的价，怎么能变呢？你这叫我以后咋个在世上混啊？”

我没勉强，收回了他找给的两元钱。

我正要离去时，他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本来应该把你送进门的，可那是一幢高级别墅，往别墅里去的人，至少应该坐出租车啊……我怕被你朋友看见……”

我的眼泪流了下来。我天生是不大流泪的人。

朋友果然在大门边等我。他望着远去的车夫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让他送拢？那些可恶的家伙总是骗一个是一个！你太老实了。”

议完事，朋友留我吃饭，我坚决拒绝了。

我徒步走过了那段没有公交车的路程。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两条腿这般亲近过，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两条腿这般有力过。

我的大学

侯德云

第一次高考落榜以后，我流下了很多眼泪。爹用他那一双粗糙的大手擦去我脸上的泪水，对我说：“儿呀，咱不哭。咱好好复习复习，明年考上去，啊！”

第二次高考落榜以后，我流下了很多眼泪。爹用他那一双粗糙的大手擦去我脸上的泪水，对我说：“儿呀，咱不哭。咱好好复习复习，明年考上去，

啊!”

第三次高考落榜以后，我流下了很多眼泪。我对爹说：“爹，我不考了。我笨，我太笨了，我永远也不会考上大学的。”

爹用他那一双粗糙的大手擦去我脸上的泪水，对我说：“儿呀，咱不哭。咱好好复习复习，明年考上去，啊!”

爹说完这话，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他一边哭着一边说：“儿呀，你不笨。你像你妈，一点儿都不笨，你一定会考上大学的。”

我妈确实一点儿都不笨。她厌倦了小山沟里的穷日子，一个人悄悄地走了，连声招呼都不打。爹却从来没有责怪过妈，他说：“儿呀，都是爹不好，爹没钱给你妈治病，她才撇下咱们走的。”

那几年的日子简直糟透了。爹为了凑齐我复读的学费，起早贪黑到处打零工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了。他的手掌像砂纸一样，摸到石头上，能发出沙沙的响声；摸到桌子上，也能发出沙沙的响声；摸到我的脸上，沙沙的响声没有了，我的脸却会火辣辣地痛起来。

我的情况并不比爹好多少。我的心情跟我的学习成绩一样，越来越坏。我对高考产生了一种恐惧感。我有时候会很羡慕我妈，她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，啥闹心事也没有，多么好啊。

今年，今年我必须考上大学。我不敢不考上大学。如果我考不上大学，我爹会受不了的，他也许会死的。

可是，我真的能考上大学吗？

听说高考的分数下来了，我赶到学校去看。只看了一眼我就昏倒了。老师和同学把我送到医院，弄了很长时间我才醒过来。我号啕大哭。我想我再也没脸去见爹了。我想我肯定是天底下最大号的笨蛋，复读的时间越长，高考的分数越低。我想我干脆死掉算了。

傍晚的时候我回到家里。爹做了一桌很好的饭菜，还买了一瓶白酒。他肯定把家里的那只大公鸡杀掉了。至于他从哪里弄到一条鲤鱼，我就猜不出来了。

我不知道爹为什么要整这么一桌饭菜。不年不节的，搞什么名堂呢？

爹打开酒瓶，倒了满满两杯酒，对我说：“来来来，咱爷儿俩好好喝两杯。”

我一声不吭，接过酒杯一饮而尽。

爹说：“儿呀，今年考得咋样？”